穆堂別稿

穆堂別藁卷之二十四

臨川　李　紱　巨來

序一

易圖解序

自漢以來言易者數百家言圖象者亦不下數十家余心粗頗河漢其言未服尋究然亦嘗涉其津涯矣河圖之名見于易傳書顧命論語然莫知其何似至陳希夷始與先天圖並出覩希夷自序易龍圖謂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陳之則圖作于伏羲非龍馬所負已有成圖也至于先天圖方位與繫辭出震齊離說異黃氏震頗

疑之而朱子答王子合書亦以為穿鑿傅會黄氏宗炎辨之尤力蓋既稱為伏羲所畫不應希夷以前二三千年無一人見之也惟邵伯温謂先天方圓圖孔子繫辭述之顧若何而述未嘗詳說猶未足以解衆人之惑少司馬德公以天潢之貴被服儒素窮經三十年取先天後天諸圖及河圖洛書一以繫辭釋之縱橫貫穿亹亹數千言與紫陽以下天台董氏玉齋胡氏諸說互相發明而其發前人未發者十嘗八九使天下讀易者知易圖即易傳圖固未可少也其用功可謂勤而于易圖可謂大有功矣夫書不盡言圖不盡意朱子屢歎之然則

聖人之意其果不可見乎公是書出聖人之意庶乎可見而于易亦思過半矣公所著易全解甚富圖解先刻成屬為之序余學易淺以意測之未必有當于公也

重修臨川縣志序

志始見于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固史之屬也春秋列國皆有史後世郡縣皆有志而後徵文考獻千載猶旦暮遇顧其勒成一書非旦夕所能為功史記漢書以下或歷數世或經數人惟元史以七月告成貽譏簡率蓋佗文可以敏就而史與志必藉徵閱典籍浩如煙海搜采不備即致脫漏一邑之志與志

天下無以異也臨川立縣始漢永元八年初名臨汝比陞為郡改名臨川劉宋初太守荀伯子始作臨川記其書不傳然散見于太平御覽寰宇志等書舊志多引用之隋始定為臨川縣唐甘伯宗作臨川名士賢蹟傳三卷見宋史藝文志宋李泰政壁作臨汝閒書五十卷邑人汪大經作臨汝耆舊傳皆不概見宋淳熙間趙令講舉始撰臨川縣志嘉定間居令雷發復修之二志並見永樂大典所載洪武撫州府志至弘治復修猶引用其語而康熙初年胡侯亦堂特修縣志未見前二志自稱創修則舊聞佚典不備者宜其多矣其書取傳先生占

衡臨川記爲多而原書未還志中所引用又不加分別傳書遂亡學者頗以爲恨夫作一邑之志而舊志全未睹烏足以稱完書然自胡侯以來又六十年尙未有賡續其事者舊板年久朽壞則胡志亦不可得豈臨川之細故哉婁江李侯令吾邑十餘年矣有志修舉廢墜延于公私困匱而未暇也余蹇居鄉僻昨歲始至郡城侯亟以宜修舉者相商榷一歲中修延縣學大成殿及兩廡三門禮門義路樹聲樓鼎建明倫堂尊經奎星二閣助郡侯劉公闢清風門建興魯書院及學使試廠又倡建青雲書院蓋舉百十年不能有之功而一歲有之猶

以縣志久不修爲歉延邑士分纂而屬余總其事而後
宜修舉者無不修舉也邑人士驚喜以爲奇而侯君行
其所無事焉益其氣宇爽豁又知人明而斷事果也余
夙有志記纂鄉國事嘗作西江志補及撫州續志皆未
脫藁適不在行篋寓書籍少亦非旬月所能徵闕比
行悤遽姑就一時所有以應侯命其視胡亦百步五十
步之分耳然胡志于疆域止據今所轄而今志自漢以
來剏爲七圖胡志山川鄉里道依府舊志粗舉梗概今
山川由原及委條分而縷析都圖則備列里名詳述古
蹟胡志戶口役賦止從今冊今稍自唐宋元明以來詳

祀因華又于名宦鄉賢亦加考定辨王荊國父子之受誣增宋明名臣諸傳之奏疏忠孝節義儒林文苑增二百餘人詩文之有關縣故者近三百篇又創立封爵宸翰二志以增邦國之重撫治臨川府官師應備載前二志皆然而胡志不書今並增入藝覌胡志卷帙既已加倍則五十步未始不愈于百步也異時京邸多暇尚擬廣加搜輯作臨川志補以附此書之後以益成侯之志此編猶未為極致也

西源楊氏族譜序

吾臨川楊氏族姓甚蕃其在南鄉者並本西源由西源

而分之岡上大源東館巷前又分之廣信之貴溪可謂椒聊之枝碩大而遠揚矣至同邑諸楊在邑東之瑤湖及北鄉西鄉者皆不與何其明且慎耶蓋吾江西風俗之美族聚居而祠具譜故能延世久遠而支派不淆也考楊之得姓蓋匪一說有謂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爲楊侯子孫因以爲氏者有云晉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突爲羊舌大夫又謂晉之公族食邑于羊舌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突生職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爲銅鞮大夫生子容肸字叔向亦曰叔譽鮒字叔魚虎字叔熊號羊舌四族楊氏其地在平

陽郎為楊氏縣叔向生伯玆字食我以邑為氏號曰楊氏因祁盈事累得罪子孫避居華山仙谷遂居華陰至漢時敞為丞相敞五世孫震為漢名臣仕至太尉子秉孫賜彪四世三公華陰之楊遂為著姓至隋有天下于是楊皆宗華陰夫華陰楊氏特羊舌四族之一彼三族皆安在又況所謂周宣王子及晉公子伯僑者耶歐陽公云惟善人為能有後而傳于文字可以無窮華陰擧祖叔向之賢至四世三公又累仁積德以保艾其後世有名人載在史冊亦自可以開于無窮彼數族者善與文皆莫能逮華陰之楊之獨盛豈不宜哉今楊氏之子

孫又合撫州廣信重修譜牒其族將益蕃其傳將益久而考其始祖則固由華陰來者科名之盛仕宦之華族有其人無忝爾祖聿脩厥德烏知撫信諸楊他日不有光于華陰者乎巷前楊氏有名徹烈者少與余同學又同補弟子員同舉于鄉因來請序其新譜誼既不得辭因述其先德以益勉其後人使知其族姓之所以昌大而愈久而不混者蓋由于先世積善之厚而文字之傳爲足恃也楊氏諸君子其亦以爲然乎

尙義左氏族譜序

周禮大司徒造都鄙之法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

閭使之相愛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然後使之相賓何其詳於相生相養而緩于興賢舉能重輕之相距至于如是也耶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也六行之中孝友爲一家之政而睦婣任卹乃居四焉鄭康成訓睦者睦于九族婣者親于外親任者朋友之交卹者振憂貧者由九族而外親而朋友因已合比閭族黨州爲一家矣蓋人惟能克已能推已然後能合天下爲一家而教化行風俗美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後世教衰人已異視始薄于任卹漸薄于睦婣甚乃薄于孝友豈非

順而施之親親可推之仁民逆而甚之不親必至于不遜理固有必然者哉古來聖帝明王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其有推廣此心興睦婣任卹之行者則必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而斯人所以保世而滋大者亦恒必于是焉吾江西風俗之美聚族而居其久者嘗數百年不佗徙族衆恒數千百家一姓之人往往及于州黨之衆相婣相救宜無不然而昭溪左氏獨以尚義名其家則其祖之所以貽謀者于義爲獨著也左氏本齊左公子後其居臨川者莫知其所以徙宋南渡時其始祖琠四公繼其姑之夫熊氏爲嗣數傳後始復本姓至明正統

六年有名先南者值歲大飢出穀二千石助賑有司上
聞勅書獎諭勞以羊酒旌爲義民免本戶雜泛差役建
樓以藏勅書逮今三百餘年樓屹然猶在鄉黨高之四
稱爲尙義左氏恭先南公之好義合于周官州黨相救
相周之遺而勅書之旌表厥宅里久而彌光爲善者可
以勸矣其後子姓日蕃分爲四房房頗別門戶惟常五公
房能克念厥先修其宗譜其諸孫有名南濵者爲余外
孫婿來請序其簡端余惟
國家久道化成以六行教天下近日能仰承
朝廷德意推所有以好義廣任卹之誼者蓋彖

旌表其大者投以秩官祀有明之所以勸之者尤厚左氏之子孫其族舅于爲義以光前烈矣乎昔漢相梁商常云多藏厚亡爲子孫累祖恭悉分與昆弟中外年穀貴多餓者則令蒼頭以牛車致米鹽于四城門以與貧民其後貴盛爲漢宗臣左氏子孫能世修祖德則佗日所以邀

天家之寵命者又豈特如有明故事已哉

河套志序

三代而下威德之廣無若漢唐而唐尤盛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都護之設相距各萬餘里而來與明失之南

失交趾受害猶未劇南故弱也東與西爲外之强皆依乎北北故强不可失且北不獨强地亦饒也故肅宗中興實基于此自唐末以拓跋思恭鎭夏州奄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又以功賜姓李益盛以强至元昊遂稱帝與宋相終始元復爲王土明天順六年毛裏孩等復入牧日新月盛邊患乃有不可言者蓋細故哉其地三面距河明稱爲河套蓋河自寧夏出口北行千里折而東二千里又折而南千里乃入內地土地肥美溝澮井疆比于江南東連偏關西接賀蘭此地安則東與西皆可無患故曰東與西皆依乎北也我

國家威德之盛遠過漢唐而北方訖暨尤遠長城而外東西萬里爲蒙古四十八家蒙古而外爲喀爾喀五十三家拜除㸃陟同于內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河套之地雖爲鄂爾多斯所有而奉法唯謹罔敢越尺寸志其地與不祗古爲稍緩然事勢亦有殊于前古者今蒙古與喀爾喀號爲循善而循者多弱善者不競西北厄魯特準噶爾頗爲桀驁昔噶爾丹偶逞狂謀喀爾喀蒙古諸部落披靡莫當稍稍從甚衆聞

聖祖仁皇帝親征然後反正則循善者殆未可恃矣河套地四面折算約方三千里土地之美可耕可牧鄂爾多斯不

能收其利也

國家取爲屯地則猝遇軍興歲省金錢百萬

廟堂之計孰大于此陳君執夫故名家子昔嘗監司其地

乃約古今沿革戰守利害薈爲一書雖未爲大備其用

心固已遠矣抑吾尤有慨者有明自正統以後武備不

修邊防日弛患不獨河套而套爲甚橫覽二百餘年間

惟王襄敏紅鹽池之捷差強人意佗若李文達王楊琚

之議而三帥不行楊文清請復受降三城而阨于璫

至夏文愍曾襄敏河套之議既已上愜宸衷功亦垂就

而蒼蠅黑白頃刻而變卒以身殉谷氏所謂九重廟算

忽智忽愚豈不信哉蓋千古來任事之難如此厲陳君走伻千里請敘其書爲之掩卷而三歎焉世之人幸無忽視之也

碧雲山志序

吾郡前賢學問文章志節以荆國王文公爲第一而郡志隱逸傳稱宜黃杜先生子野爲荆公之師崇賢鄉深山中有鹿岡書院則杜先生與荆國公講業之所也嘗擬登鹿岡求兩賢遺蹟以想見其風流卒不暇往閒訪其鄉人亦莫能言其故地今秋宜黃偕界誠來請序其所爲碧雲山志首繪山圖則鹿岡書院在焉其志敘山

所由開寺所由立與其宗派所由以流傳者距今近八百年莫不具在而鹿岡則未之詳道不同不相爲謀固宜爾也攷志稱山自箪峰分落披陀萬山荒阻舊名燈草坪爲豺虎之窟穴而開山僧無諳獨誅鉏于人跡不可到之境闢草萊披荊棘以啟其土宇比寺既成名以定興謂後世定有人能興之者其志誠堅識誠定究至第九世有頓澈師者果能擴大其業迨今四十世而界誠與其師志見益光大之遂能爲山志將傳之無窮與曹黃石碧諸山爭奇而競秀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願語于此猶有感焉鹿岡湮而碧雲盛豈儒者之

澤不若佛氏耶佛氏以寺為家故締造勤而嗣續永儒者各自有其家而書院特其寄焉耳藉令為儒者皆能終身于學以致其道則書院亦可以永久而不湮而世又皆不能學以致道志昏而氣惰併其自有之家而莫能守者則又不勝喟然三歎焉界誠師弟子之賢且才其所以光大前人之業為難能而不易得也

學言稿序

學必躬行而後心得得于心而後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而楊子所謂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與于斯也吾郡吳文正公作尊德性道問學齋記自謂墮訓詁

講說之稟白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而後專以導德性
教學者家孫叅政公蓋得公晚年之學者也元史本傳
謂文正公捐館從公遊者皆就叅政卒業則其能獨承
家學可知矣其始任國子助教諸生皆樂從之預編纂
宋遼金三史與揭文安歐陽圭齋諸相上下其于文與
學既已彬彬比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僉兵部尚書黃公
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募民兵戡剿寇平撫建兩
郡職必勝攻必取武功赫然豈非有得于心故推之天
下文事武備無所施而不當也哉至于被譏落職口不
言功陳友諒倅名逼廹臥牀不起以死自誓則所謂頹

沛必于是者也蓋文正公晚年深造詣極直接聖學之統不及大行僅見諸參政之小試猶不能竟其用從來聖學難成既成而又艱于表見如此則其所著述者可弗寶貴而流傳之乎參政所著別醒齋言爲文正所口授者學言稿則其詩也不學詩無以言名稿之意殆亦自述其家學云爾且詩言志者也觀其詩則其生平造學之功與發其學之概可考見焉詩雄深雅健獨出元人之上余不論其詩論其學使讀者知參政爲聖賢之徒蓋能承文正公之學者毋僅以詩人例視之也

瑤光閣集序

明季士大夫好與僧徒往來競以禪學相矜詡此孔子所謂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也比鼎革時忠臣義士亦間出其中若金正希黃陶菴皆是而吾鄉黃元公先生亦其一焉或因謂佛氏能了生死故諸君子能舍身以殉國此大謬不然者也忠義天性固不待外求聖人之書又反覆訓示孔子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謂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由是得生而有所不用可以避患而有所不爲深切若此又烏俟彼教爲哉且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五倫也人倫之所聯屬以其有恩愛也充人倫之至則可以參天地

而三極立焉彼釋氏者視山河大地皆爲虛幻則其于
國變也固且漠然無所動于其心桑下三宿恐生恩愛
故釋迦避父而不返慧能棄母而不顧于父母猶若是
豈復知有君恩而捨身以殉之哉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七論指駁明透盡
聖人之訓萬古爲昭則世俗之謬說又豈能曲爲附益而張其
敎乎元公先生甫成進士即建言論天下事拳拳于君
與國司李寧波杭州並著循卓聲旣遷南禮部主事適
明運終
本朝大兵破南京遂以身殉國爲南畿死事六臣之首此

覺塵於河山者所能爲哉當城之破也或勸先生以披
緇匿僧寺不許固已高出槃地道隱之上旣拘幽不屈
大帥欲以禪師禮之終不屈則先生于佛學固不屑矣
先生學佛時署私印曰海昕道人益楞嚴經謂引諸沈
冥由于苦海而俗僧有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之說先生
意取諸此晚年磨去印文改鐫忠孝廉節四字則尤悔
悟之確證也可謂死事得力于佛法也哉黄寧拙都諫
爲先生族人與余同在書局因以先生瑤光閣集見示
併屬爲閱定余謂先生當明季古文大壞之時獨妥雅
無怪迂之習惟間雜佛氏語因爲別擇編爲外篇以明

先生先迷而後悟之旨無使世俗之人以佛溷先生亦
不令學佛者借先生以張佛庶幾先生之志已乎都諫
刻其書垂成來索序因質言所以別擇之意以復于都
諫焉

敬齋文集序

古文至宋南渡而衰至明之中葉而劉
本朝政治還淳返樸上自章奏下至記序書劄論議之文
芟雜浮靡蕪文傚而救以質最爲近古而尚未能沛然
復古則八股文累之也經義創自荊國王文公意取發
明經旨人抒性靈傅引古義自立偉論固于古文無甚

神宗欲道德一風俗同諸專以新經取士非荆公意也
蘇氏乃歸咎荆公謂王氏學病在使人同已然南渡以
後王學廢不行而朱子作貢舉私議猶謂習俗苟偷不
復讀經傳但取近時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蓋時文之弊
必至乎此故古文至南渡而衰也有明始變為八股文
中葉更行為順題語氣依聲附響毫無發明甚者束書
不讀皆足以登甲科取貴仕而古文不可復識故曰絀
也康熙初年改用經論加以制策然後士知讀經史學
韓李歐蘇曾王之文甲辰丁未二科多能為古文者向
在江南見趙明遠儲廣期諸先生之文氣味醇古而空

疎不學之徒以其不便于已遂復用八股文沿至今日
士之取科第者止知有時文講章而五經三傳與史漢
八家之文未嘗一寓目豈復能爲古文哉同郡應敬菴
先生少與其仲兄上治先生銳意通經學古吾邑李
章徐澄萬兩先生亟稱之適
朝廷功令變八股爲經論先生兄弟得風氣之先遂出其宿
昔所學先後舉于鄉因以古文名于時其同考鄭公端
爲序其文謂試策論半之小文小序又半之則亦以
功令改用經論故時文即古文而通經學古之效乃益鼓舞
而加盛也今先生子孫刻先生古文來屬爲序記憶先

生年七十時當以文爲詩推先生文行有關于一邦其說頗詳今惟論取士之制之有關于古文之盛衰者使科舉之士讀先生之集人自奮于通經學古恥安于苟偷遂以講章時文爲足以畢學者之事也

白漊文集序

孔子謂有德者必有言而脅文定以畜道德能文章進稱何那益有德者躬行而心得其述其心之所有固非佗人所及若極夫著述之能事通貫古今議論上下鋪張家國之猷與夫抒寫性情流連光景發諸心手之間靡不如志則必降才殊又充以積學者而後能與焉故

孟子稱冉牛閔子顏淵秖曰善言德行而善爲說辭則以屬之宰我子貢文定所謂非畜道德不能公且是而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良有然也太倉沈君少負高禀好古積學早歲卽學爲唐宋大家之文又嘗從學于陸桴亭先生飫聞儒先之旨生平蹇于遇未嘗少有怨懟故其爲文善持論開折往復而粹然一出于正其敘事峻潔仍不乏姿致蓋文定所謂畜道德能文章旣兼之矣君之子河南按察使廷元爲余辛丑典避闈所得士刻君之文來請爲序余觀君論議序說之篇考古鏡今咸有益于世而推東諸老宿與桴亭剛切爲躬行之學

者率牽連附見可以勸學族譜一卷敘次質而腴文而不懸有關于沈氏可以教孝弟固將卓然必傳于世而無疑獨惜其跧伏邱樊不遇于

清時無館閣著作以發抒其中之所蘊耳然君之令子由翰林通籍外轉方面臨司今觀察河南進用未已將大顯于

朝繼君之志纘君之文其在觀察乎君諱受宏字台臣世居太倉之洸白漊故以白漊名其文集云

陶人心語序

考工記謂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而有虞氏

獨上陶甓誠如史記所稱舜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蓋其身所習者有得于心因欲以甄陶天下也耶陶亦重矣哉內務府唐公少負奇質工詩文書畫心悟絕人侍

直廬出入

禁籞三十餘年歲丙午奉

命至饒督陶政于浮梁我

朝家法以堯之樸禹之儉世世相承而陶器上供

宗廟朝廷之用瑚璉簠簋以甆器易金玉非可以過甂者公斟酌華實間龍錫均窯追絕業復古制而未嘗稍近于奇技淫巧蓋公之陶政即公之心為之也心正則器亦正

矣公暇不廢翰墨詩文盈帙余門人顧震滄爲選錄成集而公自標目曰陶人心語公嘗司榷兩淮今又榷九江不專督陶而陶爲專職十年以來珠山昌水見之筆墨者爲多故曰陶人也河道總督高公自幼與君同學同仕最爲知公之心者旣爲之序矣又寓書千里屬余序焉余展諷周環讀起岐行及甲寅五月詩見公憂

國愛民之心讀除夕憶禁中直宿詩見公不忘

君恩之心讀悼亡詩四章及憶兩兒詩見公篤于人倫之心讀崔節孝詩施貞孝贊見公重節孝端風化之心讀龍鋼記見公好古之心蓋公之詩文皆公之心所發見者

也命曰心語豈不宜哉雖然心語是矣陶人之目其果以其職邛公嘗爲人作詩序其論古今詩人獨推淵明一人爲品高道勝公治陶之地故鄱陽爲淵明祖居安知公之自稱其非職之謂其謂淵明後之一人歟書以復公果且以爲然否也

過浩齋先生訓語序

聖人之學內聖外王而聖道在于忠恕平天下在于絜矩皆不過一心或乃分心性爲二疑心學爲近禪不知心即性性卽心也明道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蓋理已麗于氣而莫可分既云不

是性即當言心矣自堯舜傳心始開道統歷禹湯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孟昌黎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又曰學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觀孟子之書言心獨詳曰良心曰本心又曰仁人心也其用功所在曰盡心存心養心其論學問之道曰求放心而已論王政所推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則舍心學又烏有所謂聖學哉明道程子始以求放心教人謂聖賢千言萬語止是欲人求其放心自能下學上達象山陸子則專以求放心教人盖直接孟氏之傳者也嘗閱吾郡嘉靖志有過浩齋先生傳言童子時問其父石泉公聖人所學何學石泉

告以心學遂勵志學爲聖人躬行而心得爲吾郡心學之宗噫異矣哉先生與程子同時未嘗相見陸子之生後數十年而前後所見若合符節豈非陸子所謂心同理同者乎傳稱先生著述甚富宋元之間兵火散失惟其門弟子所錄訓語二卷子孫世守之今凡五刻來請爲序余頗嘗從事于心學又幸與先生同里閈某水某邱猶憑弔想像若將見焉剟讀其書得挂名簡端其敢辭哉遂書所見以授其裔孫嗟乎繼孟子者陸子也而先生夔得印文亦云繼孟意者陸子中權陽明後勁而先生前引慮無功亦未可少歟雖然世之人以訓詁章

句爲學失心久矣藏之名山毋取訕而名聞世有興行而心得者徐出而共讀焉可也

按聖人之學心學也此陽明先生所爲陸子文集序篇首第一語也而浩齋先生本傳稱其父石泉公以此語之竊意陽明先生若引用其言必明著爲石泉之說斷無勦前人之語冒爲已有之理若謂心同理同後先晴合則意雖相同辭必小異亦斷無辭意俱同之理考弘治撫州志並無過浩傳至嘉靖志始有之而浩齋訓語中多不似北宋人語氣首列謝溪堂序亦多疵纇斷非溪堂作竊意過氏有名某者嘗嘉

靖時由貢生任教授自修家譜尊祖之功甚力是時徐子卿陳明水二先生總修撫州志意教授君以其祖有儒行欲入志書而徐陳二公或欲索其著述爲據教授遂僞撰訓語以應當時王學盛行明水先生又陽明高弟故勦用二語以見其後先契合庶可以立傳而無疑徐陳二先生亦察之不審從而載之遂相沿以至于今日矣乎顧念春秋之法善善欲長而闕善而疑爲學者之大戒因爲改定訓語與謝序之可疑者乃識其故于此序之後而此序亦止列之別稿不得附之于類稿也　自記

穆堂別槀卷之二十五

臨川　李紱　巨來

序二

李氏裒書自序

嘗讀抱朴子書私怪其排而滯堆垛而漫以爲是六朝文人之下者耳及觀稚川自題謂典籍蕩盡不能更得故抄撮衆書撮其精要乃知稚川爲此不過以給耳目之用非著書以自立于後世也余家自欽徙臨川生二十有二年無尺寸之土僦屋而居併安得典籍而蕩盡之往欲抄撮以便省覽屢作而止近代典故書自冊府

元龜山堂攷索文獻通考以下多者數萬紙其畧者又不足觀顧自以爲纂述家有二難焉其一在分類分類存乎識識超者如置身青冥收攝六合中物若其家有然後區分之莫不井井非然者掛一而漏萬矣漏既不甘又不得其周內之要而多立名目則益紛以亂以虞歐諸公所爲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猶有紛如亂絲者難矣哉予此書目錄凡七易乃定由合之分也如山由分之合也如川法象周內無所漏讀之燦然自厭爲之起立且尤難者在詳畧得宜凡昭然耳目前者宜畧而其物則不可不備奇僻不常見者宜詳而詞則不可

不節詞之精妙益于驅染者又不可不存別裁去取秋
毫須匠心而出此亦存乎識識超者寡善本所爲難也
余此書以山堂肆攷潛確類書二書爲主而佐以他書
計二書用紙各七八千而予書用紙纔千頁二書之精
要已盡攝無餘他所附麗者尙出二書之外使易吾爲
虞歐諸公未必不纂此書易虞歐諸公爲吾則其自慶
也無疑矣曹子桓云事不可自謂已長顧其憮心之際
雖子桓不能自禁也裘之爲材也用狐千數然腋之外
則皆在所棄試取裘之輕而易勝其溫也視厨裼千百
矣余書恭適相類稚川自稱其所採略譬猶摘翡翠之

藻羽脫犀象之角牙也然以余書視之又恐反覆勝云

康熙丁丑嘉平之吉

募建報清寺序 代盧陵劉令

今歲春晚環江以西皆旱吉安府城爲壇者三有司禱于城隍巫者雩于城之南舉人黃君禮斗于府鎭署皇皇如也適有僧自福建來言能致雨自請爲壇清齋誦經無他詭異予方切雲漢之憂弗暇拒也既再越日而雨禱者各自以爲功僧獨從容引退無德色亦不索絲粟之售予頗異之其果淨居也耶其汲汲于利濟也似仁其慨然自請而不憚煩也似義其恂恂而退不自

矜似灊言雨而適雨似智其果浮屠也耶其有所托而
隱于是者耶夫祈禱者人之事興雨者天之功浮屠之
經不可爲典要也久矣豈必誦之而能致雨顧其悃悃
款款之勤茛若有較然不欺其志者宜其適與雨會而
不虛其誠也哉未幾吾廬陵淡江蕭氏諸君子將謀一
廛以居僧請予言以導其行夫佛非儒者之所道建寺
非爲政之所急將廬其居而闢之門乎諸君子者固亦
有說以處此吾聞諸灊君子使之必報之山林川澤能
興雲雨見百怪者皆得封之壇宇而食其土博稽八蜡
之義雖虎之悍貓之微以及坊庸表畷之塊然者皆得

與先農先嗇並祓其去田豕田鼠也固將以自豢而已豈嘗有意于愛田功哉乃猶得推年穀順成之恩而息之以禮今僧以悃悃款款之勤利人而不求自利豈不猶賢于去豕鼠者乎況其行事又有似于仁義禮智之美幾于昌黎所謂墨名而儒行者授以一廛亦何爲不可遂本此義序焉俾告善士見吾輩所取在此不在彼則雖闢之門猶廬其居也覽者且以爲然而慨然乎寺名報清念

國恩也于義猶勝併爲書之

葺修縣城隍廟序 代盧陵劉令

司賞罰之柄于明者守土之官也司賞罰之柄于幽者守土之神也今城隍廟古國社之遺時和年豐惟神脉之福旱乾水溢惟神作之威甚哉城隍之神之不可以或漫也廬陵于吉安爲附郭邑府與縣城惟一城隍不二隍而廟仍兩建則其職司之所存有不容以偏廢者邑人士事府城隍之神甚勤且篤而數年以來旱澇之告無歲無之政不節歟民失職歟毋亦縣城隍廟不修之故乎府城隍之神于一境之人猶其祖父母也其分尊縣城隍之神于一境之人猶其父母也其情親吾未見一家之中爲父母者風雨不庇菽水不充而子若孫

獨能自致其禍祥也即爲其祖父母者雖言碩之方且
食不下咽吾未見其獨能晏然自便以禍其子孫也𦂳
城隍之神于一境之人無所不當治凡爲廬陵之民者
皆神所能禍其非廬陵之人而寓于是者亦皆神之所
及禍也往者歲一不登而農告飢將商賈之慭遻不行
而百工之器用皆㡬至于紳士之家租入不敷往往失
其恒業蒸民之不受病者㡬希矣居是土者能無念乎
自惟菲薄謬承
簡命來令茲土即與城隍之神職明職幽各有土地人民之
寄每仰瞻神廟揩額兢惕汗浹盈庭悚息務從不能自

已徼捐薄俸爲士民率先將以新其廟貌潔其牲牢時其祭享縣城隍之神安卽府城隍之神亦安倚分交陞尊親並致吾見三時不害而四民樂業人之所費甚微而神之降福孔大也爲冊一通紀義助者之姓名爲題其首儻如此覽者蹙從前水旱之災可以惕然思冀其將來盈寧之慶可以忻然從矣

募建拔亡齋事序 代承新張令

陰陽之氣伸則爲神屈則爲鬼無故屈之而一屈而不得伸則其爲鬼也厲子產謂伯有取精多而用物洪故能爲鬼康熙甲寅乙卯間逆藩吳三桂負

國恐作亂永新更鼓砦一方屠殺至萬餘人精多物洪豈
直一伯有而已其能爲鬼也固宜且宋儒論鬼神謂自
家要有便有此君之人哀死者無辜橫遭荼毒而鬱不
得伸慮其必爲厲于茲墟也心之所結物或傅之則未
嘗聞而若聞未嘗見而若見者有之豈不惟死者之氣
無所藉以慰即生者之心亦無藉以安也二氏之說儒
者所不道然子產立豐氏之祀論者謂非徒以慰伯有
亦以安鄉人令更鼓衆之魂使方袍圓領之徒鳴鐃伐
鼓欲歐而弔之陳設酒食以醉飽之庶幾鬱聚之氣將
盡散于太虛而君人亦有恃以無恐其亦國氏之意也

求首事者惻怛之意既可嘉而又有說以處之因爲題其簡端

鍾律定解序 代盧陵劉令

樂也者太和元氣之流行本于天地發于聖人而旁假諸物者也天地之氣無形聖人不世出人之聲不必皆合于中而其物在焉則皆可循而習之以交于鬼神而娛養其身心以成其德㤅自五帝三王以來未之能易焉周衰樂缺至秦僅存韶武而又燹之重以楚漢之爭宮縣漸滅後之人無所據依乃始掇拾于秬黍尺琯龠角之末以僥倖其一當夫聽中聲而後制黃鍾黃鍾定

而後貨之秬黍以生度量權衡今既不得于天不得于人并不得于物而徒求之轉而相生者因欲以逆溯于數轉之前固已難矣又况其所據皆非三代之故物宜其紛呶乖舛幾二千年而未有定解也夫欲定樂必先定中聲定中聲必先定黃鍾之制定黃鍾之制必考尺度之長短論黃鍾之制者有三自司馬遷京房以及蔡元定則曰黃鍾九寸自呂氏春秋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文利則曰黃鍾三寸九分其相懸至于如是論其世則呂覽作于韶武未亡之前黃鍾之器必猶有存者故

金谿王積慶樂律管見即璺王邦直律呂正聲皆本于

文利之說而論其人則知樂之數者無若京房知樂之理者無若元定故韓邦奇宗之以爲志樂而致九鶴翔舞之異然則九寸之說其愈矣乎而尺之長短猶莫得而定焉黃子溫陽積學繼文著書滿家又爲鍾律定解一編黃鍾之制以九寸爲定而尺之長短不可知則欲多截管以候氣而察其合不徒求之于物而併求之于天此雖昔人有及之者然其用心可謂勤矣顧予尤有進焉鍾律之解按之書則易聽以耳則難昔之論者嘗精矣然或滅銅齊而不知易舊鍾而未覺令黃鍾即有定制試以被之八音欲辨其某宮而某商孰諧而孰否

固非知音者不能盡既本于天貫于物而終必定以人也夫聲律之聖誠不世出而知音者亦時有之隋樂人王令言聞琵琶安公子曲謂宮聲往而不返帝必不歸劉羲叟謂胡瑗正王朴編鍾與周景王無射同上將有心腹之疾語皆奇中雖牙曠何以踰焉今

國家治定功成將定中和之樂聞解神解豈無其人黃子沉潛既久必有領悟于心耳之際者明堂清廟間黼藻潤色將有賴焉豈特此編足當采擇而已哉

匡山集序

王君春巖君子人也家世貴顯多聞人其長兄中允公

第五兄總憲公並以賢卿尹知名于時君獨馴謹好學
如寒素與人言動引古義或頗誚其濶不變也舉進士
不第去爲海城令用古循吏法民愛而親之雍正元年
予佐兵部君來爲主事喜其樸茂將藉以助予旣予以
知武舉入鎖院再浹旬始出則俯書以怠緩劾能君矣
予訝君所司無廢事烏乎怠君笑曰不能趨走側媚以
事長官亦怠也予憤甚即繕疏留君詰旦將上君兄總
憲公方爲通政使夜趨予邸舍力勸止謂公誠爲
國家愛惜人才然旁觀且以吾弟爲有所祈請是于吾弟
無益而有損也乃不果上君遂歸益攻苦讀書爲詩古

文又十年君之子相集君前後所作共爲四册屬予序之予受而覽焉其文筆頗近明嘉靖以後風格然皆本其樸茂之實意以出之其序移孝可以教孝上朱總憲書可以作士氣至于寄劉布政書則民生元氣賴焉近世書尺所未見也夫古人立言務期有益于世而已今君所作如是誠剞而傳之必有補于政教而君之所未用者亦可以少慰然則區區文筆之格律又豈足多論哉

愛秋齋詩序

余家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南距建昌府城亦八十里故

建昌士大夫頗能知之少時于試帖中愛南城王君維藩南豐鄧君邦才新城楊君城而三君並先後早世比官

京師愛南城章君秉銓詩延與同居不二歲而沒因歎建昌多異才何不永年若是造物之生材其不使其爲用于世也耶今歲新城黃都諫杜陋憂居以其友人鄧君愛秋齋詩來乞爲序言鄧君名錤雲字沛霄又字仙裳同縣人年十九補縣學弟子員尋食餼雍正十年以明經貢太學逾年歿年止四十有七爲人警敏好學工詩古文頎體弱善病多幽憂之思覽古人窮愁事輒慼喟

遇朋舊失志者若其困在已欷歔竟日既得疾輯平生故人齋志以沒者爲鬼錄循覽焉可哀也已願公題數語俾有聞于後余覽其詩艮然人愛才天豈不惜才哉所禀之氣有厚薄故遇有豐嗇天亦不能爲之力惟人事爲輔相焉曾文定公序王深父文推之以名世述其方進而遽止序其弟子直文亦嘉其有難得之才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益深父年止四十有三子直之沒又在兄之前故文定公以爲深恨不自知其文傳而二子傳即可以無恨益補相天之一端而惜乎余之言不足以擬文定公也章君秉鈴亦嘗與都諫赓和其詩

尤俊偉若與鄧君合刻庶幾雙美章君澹園稿余鈔存
篋笥果能刻當即相寄都諫其有以報我也

王右丞全集箋註序

註書難註唐以前書尤難蓋世遠則古書多亡不見故
雖博贍者尤難之況未亡者尚多未見安能註哉今世
註家止取習見語塡綴滿紙稍稀僻即闕嘗見吳中陋
者註昌黎詩首引學而篇釋學字不覺失笑世有未讀
魯論乃欲讀昌黎詩者耶其有黠者記問雖稍贍又率
誣古人以就己意如虞山錢叟註少陵義山詩並誣以
學佛以自蓋其晚歲逃禪之謬不知身許雙峰自表遊

與耳夜半安心菴謝令狐楚授四六文法于佛何涉其舊解謬者未能駁正反斥不謬者謬之無益有害何以註爲乾隆丁巳余奉

命祭夏禹王陵過錢塘松谷趙君出所註王右丞全集請序其首僴余方詩急省覲未暇以爲至家而憂居踰三年取其書讀之則不陋且典不黷且醇異乎近世之爲註者也右丞唐人又素學佛乃僻事必註而佛語則以爲素所不習其駁正舊說不下百十條其辨霓裳曲七疊始有拍以駁按樂圖妄說則不惟註右丞詩並可以糾新舊二唐書之謬其有功于學者大矣右丞晚節頗有

詈詆之者然其詩在盛唐名出少陵右佗文亦娟麗自當有註況其服藥取痢佯瘖賦凝碧池詩心未嘗忘君惟未能引決耳歐陽公謂老氏貪生釋氏畏死然則其不能引決亦學佛誤之也人可不慎所習也夫趙君從兄大司空嘗與余同佐戶部相厚善故君來請爲序云

草廬書院會課序

撫始置州崇仁與臨川並建奄有巴山全部之地其山川雄秀回複阻深實天下名都會發爲人物若吳文正虞文靖道德文章名天下所著詩古文集並爲一代冠獨時文未有專稿行世者豈好古之意重遂薄時文爲

不足爲耶夫經義取士由宋元迄今六七百年矣上以此求士士以此應上苟于經之理有所發明自足以神補聖教時文亦未可少也余來居郡城崇仁諸生好學而能文者以時文來謁題其册曰草廬書院會課且請爲序將梓而行之發而覽焉其才氣縱横馳騁洵足以開擴風會與天下駿豪相後先也崇仁自吳文正公罷從祀士氣鬱而不舒故時文無取稿今

聖天子在上躬承道統復文正公從祀而諸生會課適在文正公書院豈非應運而興者乎文雖未爲極致而有志者爭相濯磨烏知不造乎其極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吾

令見其雲滃然油然吾知時雨之必至矣

巫進士古文序

吾同年友漳浦蔡文勤公繼安溪座主而起倡道東南嘗主鼇峰書院閩中有志之士多能應之然吾觀其論學之文尤以啓牖化諸生書為第一蓋全以躬行實踐為務而脫棄章句訓詁之陋習故于學者實為有益而閩中學者亦以尊化為最盛雷侍講貫一其尤著者文勤已逝而躬行益篤每歎羨為難能已復識巫君碧瞻及其令子藎皆從學于文勤與貫一相切磋而同為尊化諸生中人也碧瞻既成進士擢為

咸安宮官學生教習三年課最當授部主事主選者謂內外兼用乃授樂昌令瀕行出所作古文視余請爲敘余惟聖人之學必躬行乃有心得既有心得然後施之政事文章無往不宜文勤有得于心者故古文卓然成家

光

廊廟而懸日月碧漢既學焉而自有得于心矣抒之于文特其餘波所及耳余觀其文有高識有篤論蓋皆道其心所得者而辭句非所論也今出宰百里且將見之政事又豈特文哉吾將以文勤所至者期之矣

創建三田李氏家廟序

李氏系出皐陶得姓著于老子秦趙迨漢名臣尤多自元魏崇尚門第定天下大姓凡七而隴西趙郡李氏居其二族望之盛由來久矣洎唐有天下宗派益蕃我三田李氏實出宣宗皇帝子昭王之孫兄弟三人避黃巢之亂分地而居以周易筮之得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于是長德鵬公居婺源新田次德鸞公居祁門嚴田次德鴻公居浮梁界田嗣後三田子孫散處徽寧池太撫廣饒諸郡不下百族而徽尤盛吾家臨河據徽郡上游曾祖遷嚴鎮中渡橋先考侍郎公復遷臨川而臨河則高祖以上之故居也族子某某等將合徽歙宗人居相

近者立昭王家廟以敬宗而收族意甚盛屬余為序余惟傳稱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雖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漢以後之王爵猶諸侯也吾三田李氏督撫卿貳代不乏人至

本朝益盛蓋皆古公卿方伯連帥之職昭王之廟宜得建焉記曰禮從宜因為論其禮之宜者庶人人踴躍佽助工力而聿觀厥成也

程文學四書文序

國家以制科取士崇尚經義而尤重四書文士工其業往往取巍科顯爵其大者建勲績次亦以能文章稱咸得

以名當時傳後世固宜其業之者之專也顧今之爲舉業者論書理必本程朱而朱子固徽人也論文辭必宗金陳而金正希先生亦徽人也孟子論聞知見知以近聖人之居爲幸則論四書文宜莫良于徽士矣余先世家于徽歲己亥春使過揚州因同年蔣蜀瞻編修識徽士程自閑舍人素工舉業試于鄉二十餘年而不售何耶不于其身將在其子弟耶戊午春余憂居臨川有以四書文九十首來相質者爲舍人從子于瑗也既祥而閱之則其理與辭固卓然不倍于朱子與正希先生者發名成業庶在于斯乎朱子論貢舉四書義兼取集解

及蘇子瞻王元澤吳才老胡明仲之說而今東以章句集註非朱子意也程生之文雖未叅諸家之說而于朱子之解則既合矣正希之文其高者嶄巖若危峰其深者幽邃若重淵而艾東鄉論其文以太史之潔蔽之程生之文于正希之高與深雖未窮其致而固已得其潔矣理醇而辭潔將用是深造而不已又可以量其所至哉因序而歸之以眎世之知文者固無患其不售如世彼之久困也

穆堂別稾卷之二十六

臨川　李紱　巨來

序三

永新陳君七十壽序

吉安據西江上游號稱文獻之邦名世偉人後先相望乃至山林遺逸之士負匹夫獨行之義奇節顯名往往與名公卿爭烈往復舊聞良可欽也顧嘗考之郡志稱孝友則首顏詡傳隱逸則稱劉昺洪此二君者皆永新產永新四相之舊鄉近年以來科名稍不及前而特立獨行之賢不懈于古昨吳郡韋齋張君往爲令倣古法

爲治輿邑中人士講學論文刻秋山課義一編中間得陳氏三士焉氣醇而味深無人才叫囂之習蓋非獨其文工也其爲人必且有得于淵源涵濡以至于是詢之永新人士則咸曰此陳君某之子若從子也公亦聞陳君之高行乎陳君少孝友不伍于流俗流離兵間奉其親甘旨必用居恒處兄弟推美受惡撫卹孀嫠就其苦節扶立孤兒敎養之以至于成名推餘惠以及宗黨施予排解不遺餘力有古志士之風其高節顯然十數事皆人之所能言其陰行而然成者則猶不可以更僕數也今歲春爲陳君七十壽請公一言爲祝嘏之重可乎

余惟志衛顏詡兄弟萃居一門千指家人肅睦手書博奕傳以戒子弟至山農先生遂以理學顯景洪留餘稻以資鳥雀山林聽旁近居民樵採周旋彭玕全一州之命陰德所施三傳而文安入相令陳君孝友類詡仁慈忼慨彷彿景洪由此益勉其所爲其獨無有如文安山農其人以大其世乎諸子之能文者皆其選也持此以歸語陳君必且爲諸君進三爵而油油如也

教諭張君壽序

皇帝御極之三十有七年歲戊寅新昌張君膺簡命來教吾邑學弟子員又二年庚辰重九爲君五十壽邑

中爲紳及諸生咸作爲詩歌致壽而寓書京師屬余序

焉道里遥濶既不可遜謝乃遂言之嘗攷三代之制太

學而外郷有庠州有序凡厥庶民之俊秀者與焉而致

政之大夫實掌其事盖今郡縣之學古郷學之法也秦

漢後郷學荒缺蜀文翁遣張叔等詣京師受業武帝因

令天下皆立學而學職之制不詳北魏獻文帝始立郡

縣學唐貞觀六年詔諸州府置經學博士一人助教則

府州二人縣一人宋元豐始與上中下三舍郡府各置

教授一人皆舉清重有德望者明洪武二年詔天下各

立學八年立社學而初制特崇教職非名儒不居京省

故學職雖非顯要獨見禮于大吏且所與趨蹌晉接者皆彬雅衣冠之士所斷斷然相與告誡而持習者皆詩書禮樂之物而非如他職司操刑名錢穀之書以繩切于蚩蚩之氓也世多慕焉才志之流有成進士不願得顯要而改受教職者噫嘻其盛也已雖然尤有難者廣文官既冷困不自給又所課弟子大學多至數百人中不乏奇偉之材苟非有道而文足以饜其志則誼無以相屬曠若道途其號為師生不過束于

朝廷之制聊應之以名而已又何替也新昌隸瑞州十數年來西江文運瑞尤稱盛鄉薦輒領解捷南宮登史館

者多人君華胄妙質鄉薦卽魁其伍今設教吾邑諸生郵書數千里外請序其壽則其爲有道而文足以饜弟子之意而能于其職蓋可知已且年五十古人服政之時也君旣積學樹行有素天又故閼抑之不卽使大售則其欲成就之者豈淺尠哉聞君公暇讀書甚力與諸生相砥礪行且捷南宫登史館爲

天子名臣出其文與道施諸天下予亦將親謦欬聆高誨焉

春風時雨吾臨川人士豈獨能私之乎夫能于甚難之職振久替之獎教育英才旣足以服乎其徒而績文樹行又足以大用于

朝廷此數者皆可以爲壽予雅重鄉人之請又益歎君之賢敬書此以復吾鄉人士登諸軸焉

歳貢生周君七十壽序

孔子生知而安行者也顧自謂假年學易乃可以無大過豈天不假年遂不能無大過耶聖人固不爲欺人語謂自謙以勉人亦淺之乎窺聖人盖觀于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然後知學以年進學之境無窮而人不可以無年也今之稱學者章句而已矣文藝而已矣不足以語于聖學然欲就章句文藝而精之則雖敏而强者亦必積久而後能有立于其間吾少時有志于經義亦嘗

涉其津涯而又思乎獨學無友將孤陋而寡聞也乃合同里數人者為文會周于王上與焉既又合同郡數十人為文會周于亦與焉今逾四十餘年指數向時同會之人什喪其六七考其功業文章可表見者纔數人耳其餘皆無所聞而既已化為淒風冷煙不可復識則豈必其材之皆不足以有立毋亦年不能待其成歟今僅存者數人其未嘗以著述示余者余不能知其有立否也余所見而知之者藍子長青以古文列史館楊子敵遠以舉業文行于時陳子非昔有一吷語其庶幾有立者乎余前歲奉

詒書來歸周子獨以春秋疑說見示旣讀且歎且異之是因周子向時所未有者也周子于文好奇不能中有司尺度故困不見知乃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抱遺經究終始能有立若此而周子則旣已七十矣記稱七十曰老楊子與之齊年陳子藎子又加長其皆能以有立信乎人不可以無年也今歲之秋余任修臨川志舉周子分纂同局諸君子將爲詩歌壽周子屬余敘其端余惟人之壽百年以爲期而歐陽子謂惟傳于文字可以無窮然則春秋疑說乃周子之所以自壽者也況周子旦晚膺朝命任學博將以所學授之弟子員相衍而益遠其爲無窮

豈非壽之大者哉或所遇猶不止此則其所以自壽者益不可測矣遂書以爲周子壽且以勉同局諸君子各自奮與辰競也

余母杞太君六十壽序

王化之行始于閨門故關雎以爲風始逮化之成也自諸侯夫人大夫妻下至漢廣之女汝墳之婦皆得列于二南莫不沐浴德教人人有女士之行而後已何其盛耶我

國家化成久道文命敷于四海不獨公卿大夫士道德一而風俗同也蓋女德亦甚茂焉同鄉余庶常棟舟夫人

日紀太君者以勤儉佐庶常賢尊府栗園先生而以詩書課庶常兄弟自庶常未就外傅時即口授以小學孝經毛詩魯論故庶常之學若性而能之今歲冬十有二月爲太君六十壽鄉人士仕

京國知太君之賢者敘述其德行以比雍虞公伯生之母競作詩歌致壽而庶常來乞敘于予蓋虞公楊氏初從其父流寓嶺表無書册嘗口授伯生經史古文與太君適相似也或疑婦女之職中饋而已若誦詩讀書非酒食是議之旨不知二南之作多出于妃夫人婦女非讀書烏能然乎虞公序相人許獻臣所爲女教之書謂古

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
可以爲治者其在女子則織紝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
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之閒處乎身而發乎言從容動
合乎禮法蓋皆詩書之教也斯固家所由昌而亦豈非
王化之盛哉先少司馬公由江南來遊于江西交余氏
諸君子爲最先吾母太夫人之歸先司馬公也實假館
余氏凡三年而後遷臨川故吾家于余氏最習庶常爲
弟子員時能誦吾所爲時文百七十餘篇比計偕來
京師遂就于邸寓卒業今成進士學習史館斐然成章宜
得通顯人文字爲母氏壽顧獨有取于放廢者之辭誠

以予知太君之德爲詳而通家之好予亦不得而辭也昔孔子以孝語曾子參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夫顯父母之名至于後世之久壽之大者也庶幾其益自勉以成太君之教因以爲太君壽予亦别無以爲祝瑕之辭矣

凌母李太君壽序

李姓自唐以後宗派徧天下而宗室諸王裔半之吾家始祖爲宣宗子昭王其後分居徽之新田嚴田及饒之界田號三田李氏子姓散處大江南北五十餘望十二世有遷旌德者其譜首載韓國公善長親題訓語韓國

爲江北定遠人豈定遠之李亦三田分派耶定遠淩侍
御奉
特簡來觀察江右明刑弼教期于無刑福江右七年矣昨歲
以其贈封三世
誥命見示乃知觀察固李之所自出也太夫人佐觀察尊府
刺史公克成其儉德訓子之賢俾觀察爲時名臣嘗就
養而來觀察出視公事入承色笑備尊養之隆至于奄
受
天朝錫命北歸焚黃翟茀魚軒光華于道路此豈偶然而致
之也哉歐陽文忠公謂見其子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

之義方吾李姓內德尤茂唐書稱王懿公珪母李氏推
識智能訓子嘗謂珪必貴特未知所與遊者何如會房
杜過其家乃大喜謂二客公輔器汝貴不疑蓋人生德
器十歲前慈訓爲多旣就傅則資于師友所與遊皆賢
然後德器堅定足以任天下之重大而不搖闒闒識智
乃能及此固宜懿公之聲與魏鄭公並著于有唐而不
朽也觀察上承刺史公之訓淵源旣美母德又茂焉所
與遊皆天下名公卿遭逢
聖世較唐之初又有平無陂則觀察所成就足以悅其母夫
人者又豈特王魏所至而已哉太夫人年踰八袠歲之

嘉平月為設帨之辰所屬十三郡伯將蹐堂稱觥致慶屬余為侑觴之詞余因舉王珪母夫人語以進以母之賢決子之貴即因子之貴以益知母之賢引年之義固莫艮于此而我李之盛亦且藉為奕葉光也

游母夏孺人六十壽序

粤稽游氏得姓望于廣平自定夫先生游二程子之門與龜山齊名而族望益著今其後裔衍于吾撫分族皆貴顯而十洲先生則余所師事者也通家之誼知之甚詳不獨衣冠鼎貴科名仕宦相連屬不絕其內德亦甚茂焉今歲余纂修臨川縣志大畧游氏一宗婦女以貞

節著者近十人豈道學之教身修家齊世久而澤彌長故女德若此盛耶郡侯劉公闢興魯書院延余主教事崇仁游生江走三百里謁劉公自請願就學公嘉其志許之余詢其所以來則蹙然曰母命也江生十八年而失怙長育教誨以漸至成立皆母氏之教也今聞夫子設科故特遣來請業余歎息曰賢哉母也諸崇仁諸生之在書院肄業者咸進而言曰游生母孺人之賢不獨遣其就學而已孺人氏夏先世有諱友蘭者事吳文正公家法稱善孺人歸游生尊府文學公佐文學家政俾一意成學業事上接下中外無間言其尤難者年近三

十未舉子即勸文學置側室踰數年猶未能有子又勸再置焉已而迭舉子先後得四人而孺人亦自育江族黨咸以爲淑德能昌後云余聞而益歎其賢蓋詩三百篇託始二南以爲人倫之始風化之原首關雎葛覃卷耳頌后妃之德也繼以樛木言其德不妒能逮下也又繼以螽斯言不妒之德能宜子孫也又繼以桃夭則王化成也孺人未三十即能勸文學置側室又未育又勸置之此豈人情所易及者固宜子孫衆多而已之不育者亦旋育也天道與善人詎不信夫今

國家當郅隆之時大化翔洽故閭閻之英亦賢淑若此此

豈特修身齊家固可以教國教天下而二南之詩所爲用之鄉人而併可以用之邦國也于是諸生進而請曰游孺人之賢旣見許于先生矣今歲爲孺人周甲之年請書今日所語登之屛幛以壽孺人其可乎余曰可哉遂書以授之

趙母朱孺人七十壽序

聖賢之學在心與身躬行實踐于倫物之間而餘力則以學文禮樂詩書是也漢以後禮樂衰習者稀退息所學惟有詩書詩書者經籍之綱領推而廣之萬卷不能盡非篤好而力能致之不足以盡居學之豊非淵源之

美有所訓授則不能篤好而其力亦且分馳而佗用也
今天下藏書之富推浙江其好學者固多而藏書尤稱
仁和趙氏余嘗與前大司空公同佐戶部因得見其從
弟谷林意林所爲南宋雜事詩同賦者七人人徵事百
並出正史外非藏書富烏能至是雍正季年
朝廷特開博學鴻詞科明年余起用遂舉谷林應
詔而意林亦爲通政趙公所舉兄弟同舉制科天下未之有
也既谷林意林來見詢其學所自何以藏書獨富谷林
曰先世固好藏書而吾母爲祁氏所自出中丞幼文公
藏書甲天下母氏習于外氏之所好故尤以藏書爲訓

也余聞而歎而因有所悟焉人之生也氣與質二者而
已氣屬陽主解悟質屬陰主彊識故士之傳學能文者
解悟多得之于父而博識多得之于母今谷林兄弟解
悟之敏克承其尊甫學博公之庭訓而博聞彊識又得
之母夫人之教推其淵源則母夫人又得之母氏之家
教此亦理之所可信者也昔元虞文靖公童稚時隨父
避兵嶺外無書可攜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
蘇文陳左丞祐少好學家貧母剪髮易書史讀之其訓
子讀書之難如此夫人爲故明大司馬山陰朱公之曾
孫女所適又名族世家簪纓華胄其于書史性既篤好

力又足以致之谷林兄弟他日所至追蹤陳虞二公照耀史册母夫人之賢將並傳焉豈不休哉今歲八月夫人年躋七十與谷林兄弟遊者來乞言爲壽歐公云惟傳于文字可以無窮傳于無窮壽莫大焉因敘述夫人所以承外氏之風聚書教子之賢以侑一觴而其他閫行之美則有戚㜑歌頌之詞在不更贅云

蔣樹存七十壽讌序

康熙辛巳秋余襆被游學吳門年纔二十有七與徐子亮直惠子仲儒等數人並治諸生業譚藝脩學結詩文之會因得交于樹存蔣君君居城西北隅桃花塢堂曰

交翠松桂桐竹布滿庭次齋窻倣潔多鑒藏書畫古蹟
時與朋游賦詩流連品次所藏甚相樂也其夫人李氏
爲絅文鼎臣兩翰林之姑絅文晜季時亦爲名諸生與
余往還因并悉其姑之賢能佐君理家通書計綜事尤
工絕樹存延賓客中饋具饌修潔宿老名流門轍縡綷
欵接有禮于吳中名門未數數見也戊子余首舉于鄉
仲𠇍亦爲江南榜首亮直舉京兆試君被薦亦在都已
丑余與仲儒成進士入史館君與亮直同入
武英殿修書京輦遊聚之樂與在吳門無異壬辰直亮
以第三人及第又五年絅文試禮部第一與鼎臣同年

成進士入史館而君于壬辰之冬用積勞選爲黔之徐慶令出都門矣丁酉余典雲南鄉試歸過平越君適以公事至府城相見逆旅甚歡出其宦游新稿鴻泥軒集聲律諧美餘慶素荒陋縣志缺如君政暇搜訪創稿裒然成書余爲之序期君復歸直廬充著作再續昔游而君遷官朔平余亦四山屢改官奔走曠不相問問者二十年于茲矣今春王正之吉君與夫人齊年七十次嗣君仙根書藝卓絕堂構日廓四孫玉映諸福備臻是誠足以舉觥稱壽已仙根亮直女夫也以余與君知契最久乃介亮直來屬一言侑觴將張燕爻翠堂以壽其二

親亮直又爲余言君宦歸數年不輟學修宗牒邇來刱諸名家詩藁帙日富于堂後隙地開池亭樹林石有閣傑出與東西兩浮屠相望俯瞯城北園圃取陶令語區之曰西疇又題其竹舍曰个中學齋曰求放心台于古人歸耕學道之旨知君老而益壯雖退而不爲退也余自早歲頗有志儒先之學考自漢唐以下迄于有宋直接孟子之傳以求放心爲學者惟象山陸子生平孜孜無他宗仰亦秖求其心之放者存我个中焉耳君乃異地同心豈易得哉夫友朋有聚散學問有考證余自子來投閒羈棲習句離羣而索居壬子春亮直假滿來京

師譚所得相契昨甲寅冬余起佐戶部今春仲儒蒙名復官出其禮說相賞析三人者各不廢素業君復家居不忘務本力學于昔日詞章之嗜又有進焉聚散雖殊而歲月皆庶幾無負可以相老矣堯直又云君新卜壽藏于雲巖之東兜溪一曲手葺漁舍花月杖屐翛然有得乃假境以自怡非逐物以求適者也象山先生詩云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我得與之偕徐惠二君與訒文昆季他日宦成賦歸去余儻復得過吳追雲巖之躅希曾點之蹤君偕夫人治具而余與數君子優悠泛舟溪山佳客垂一合并祝三十年前之聚其

見解必更有異焉者于其令子介壽之請賀言復之俾
列寘交翠舊遊之地以爲約焉
樹存爲余吳中舊交亮直編修來乞壽言以南歸人
急余公事又冗雜恐未暇以爲遂擬一稿見示文情
詳密可喜稍加刪潤即同已意所欲出也中間更定
者約十之三四因念昔人改佗人之作亦有存之集
中者如湯若士先生改歸震川帥惟審孫百川諸人
文並載入玉茗堂稿故亦存之外稾以見交情余生
平有志立言文必存稿稍愜意者登之正稿不甚愜
意者亦存之外稾凡稾中文字從不假手佗人惟此

篇及曹青及傳三篇係改友人作故敘其端末如此

其有私假余名之文則非余所及知然正稾既未登

外稾又未存則斷斷非余所作矣